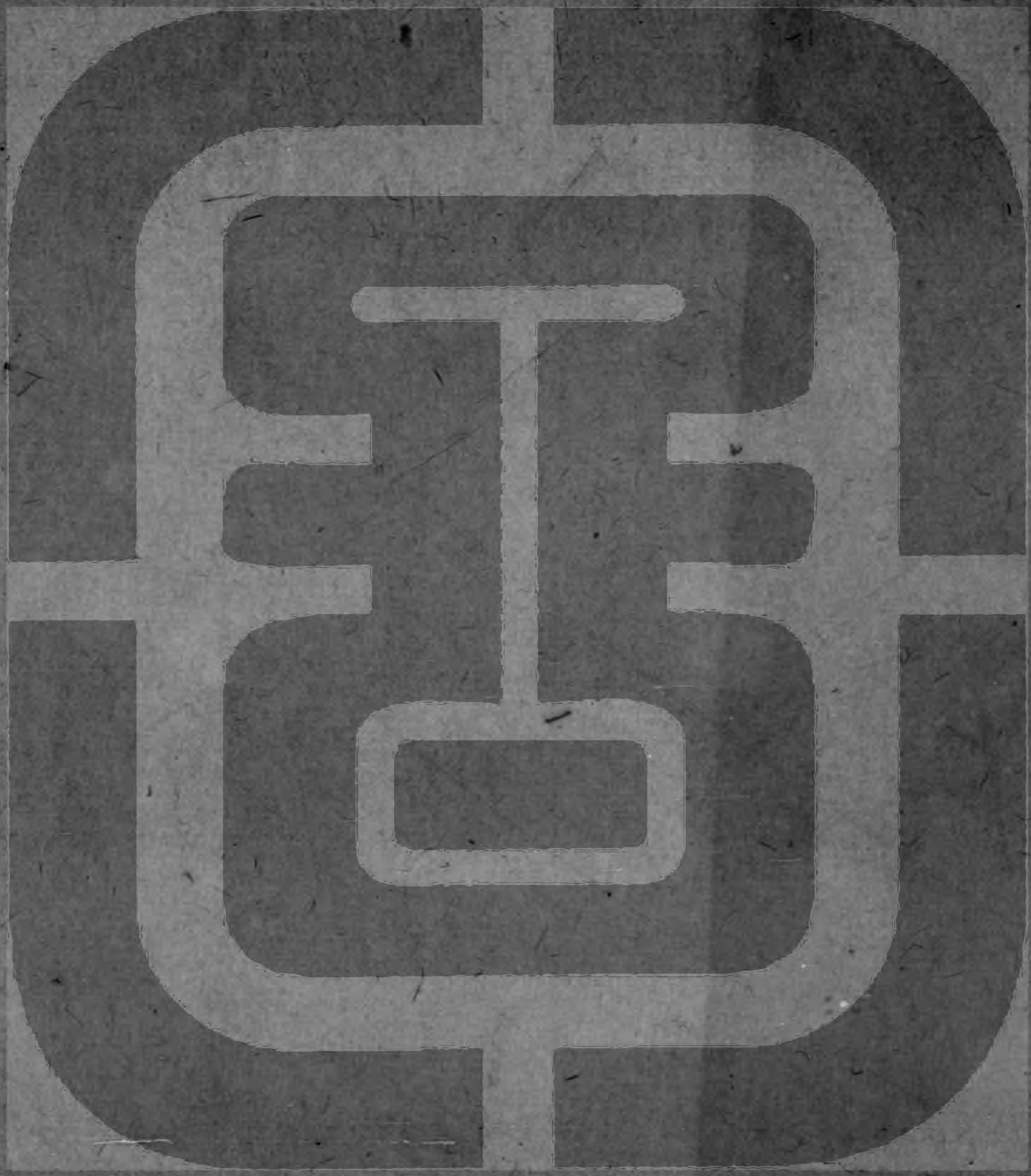


目

9



羊祜歷職二朝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詞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

庾異行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袞不忍為

為

王隱晉書

阮思曠嘗云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王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

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動靜琛曰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心各有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何以見問

十六國春秋

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

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

王昶戒子傳

王僧虔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殷景文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

朝政大小必以啓之形跡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者未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於前燒除之周捨每有表奏輒焚其藁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

左右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謨謀皆掌之與人言
謔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宋齊丘嘗參秘書先主爲於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
至則撒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
中置灰鑪匕箸兩人終日擁鑪畫灰爲字旋即平之
南唐書

儉約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

風俗通

東京楊氏表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表氏車馬衣
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

華嶠漢書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
成然後赴牛饑馭入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王暢時郡中豪族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
敗以矯其敝劉表諫曰奢不僭上儉不偏下無乃皎
然自貴於世乎暢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曄後漢書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爲具
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俄而俶遂陳盛饌
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
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

王儉問周顥卿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鹽綠葵紫

蓼文惠太子問顯菜食何味最佳曰春初早韭夏末
晚菘

王仲寶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
悅竟不入戶而去仲寶卽日毀之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
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庾杲之候樂頤之頤之設食惟枯魚菜菹杲之曰我
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
宗卿過於茅季偉

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登席高帝取屐親視訛黑斜

銳葵斷以苾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
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
陽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
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且西
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
吾遊者俸餘宜以周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

范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
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
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識鑒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謔日之役者有執蹠瘠而
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賁者延之而上分級而
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
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
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

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
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
而不唸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呂氏春秋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
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
於衛無故子盍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
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
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

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
諸侯笑矣

呂氏春秋

復橐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橐之君不對而循
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
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因禮之千金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
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
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
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韓非子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隼於
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鞞者也吾將徙之其父
曰吾特爲鞞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
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
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
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荆
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
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

邱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溲過而弗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从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

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噫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晉中行文子出亾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韓非子

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敗

吳越春秋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

說苑

知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亾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亾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
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
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
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
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
情故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
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
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

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
者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
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嚴尤三將敘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
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
亾吾爵者必顯也

陶丘洪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
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
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廼服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
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
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
賢民化其德邠原時亦在遠好以清議格物度已下
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
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衣方領能
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慰援曰朱勃
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勿畏也及援爲
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
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
遙見种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
下史也歆笑曰當在山澤隱滯近洛陽史邪湛曰山
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遂舉孝
廉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
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
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
卒如元禮言

郭泰性知人好獎訓士類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
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
仇季知之東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郭泰
別傳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
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
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
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
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

守

黃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爲
偉器年過四十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
然將失之矣

胡廣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
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求其才因大會諸
吏真自於牖間占察之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到京
試章奏廣爲天下第一

盛憲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
融時年十歲餘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

凡便結爲兄弟升堂拜親

會稽典錄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爲主簿後舉孝廉時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

杜畿自荊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之於朝傳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荀淑字季和爲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牧

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

先賢行狀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仲長統過幹幹善遇之訪以時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無幾以并州叛卒至於敗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頌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司馬徽別傳

陶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富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

陶氏敘

正始初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佞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荀粲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荀曰功

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二人莫能難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登字公和嵇康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齋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矐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
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文士傳

山濤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
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
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
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虞預晉書

王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群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
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
平子其見重如此

澄別傳

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舅羊

祜申陳事狀詞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
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
亂化者必此人也

晉陽秋

謝安石弘粹通遠温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
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

文字志

桓温入關王猛以巾褐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秦
國定多奇士如生輩有幾吾欲與之俱南曰公求可
與撥亂濟世者友人薛強威明強自商山來謁察温
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及

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亾矣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晉載記

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爲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

諺曰得黃金一筍不如爲柳伯騫所識

江表傳

齊神武言崔悅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適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

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梁竟陵守孫暲鄴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暲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其言

蕭寶寅反蘇湛謂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才公與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能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或勸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

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
止教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
以致禍也

鄭子默有名於世李僧伽曰行不通道文勝其質郭
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言

房玄齡校讎秘書省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
如此郎者當爲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楊元琰數歲未言相者云語遲者神足必爲重器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
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

比坐交言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
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
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
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夷簡
奏爲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望顏色公何從而取
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豈負國乎

語林

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
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
其祿位哉後于果登台鉉

續世說

少府蒯欽楊駿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人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疎我得疎乃可免不然與之俱族矣

盧攜貌寢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宋朝類苑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贇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

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荅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紆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遭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

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宋史

言語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

韓詩外傳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

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說苑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婁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筴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賈傳新書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

魚氏類林 卷之二
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
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
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
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
甚然乃輟行 呂氏春秋
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不應
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寔非也謂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
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辦事也其
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誣

騮行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
有得善言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爽炙轂過髡 史記
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之語曰天口駢 七略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臯生子長食其
母乃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
慙悔失言 桓譚新論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衷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應劭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慚色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

勞

蜀志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是太子遂定孫權稱臣太子不書報鍾繇繇答曰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多過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嫵媚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

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
當帝美之勅疏取語

語林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
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
三聞爲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玠別傳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綵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
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嘉別傳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
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
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

呼平城爲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
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
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
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
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
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
爲不如已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
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

象談論一座嗟服

摯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
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
嵇含與二陸譚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
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袁宏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謝安祖之於
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
一扇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
坐嘆其要捷續晉陽秋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鉅木屑霏霏不絕誠爲

後進領袖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乎譚
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
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聞者稱善

慕容德因饗晏乘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
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陰
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
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
日荒草頽墻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

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
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文帝好與羊玄保碁嘗中使至玄保曰上何召我耶
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碁

蔡洪赴洛人問吳中舊業答曰紙爲良田筆爲鋤耒
墨爲稼穡義理爲豐年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
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李斯東
走爲負帝女南徂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刺謁繪繪曰君有

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
嘆其辨速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
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以與豫州
刺史魯爽後爽畔帝因宴問劍所在對曰昔以與魯
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含愧問侍臣曰吾
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言曰今節
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

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懽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蔬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博陵王納崔陵妹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陵跪對曰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

爲雅言

魏李彪來使齊武讌之蕭琛於坐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悅服乃受酒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粹武帝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答者張融在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陶弘景爲人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

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武帝幸豫章王疑宴集諸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

武帝嘗問群臣朕爲有爲無爲王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張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爲

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美之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於寺內帝以鐘有辯才敕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餐道固曰何爲聲聞邪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對

梁慧皎高僧傳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

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擇崔光名子劼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翮翮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亦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

尹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謔卒得職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又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又未能輔佐翻欲吠堯帝

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世爲梁主盡歡
歸請起舞帝曰王乃爲朕舞乎對曰陛下旣親撫五
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王德用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振一日除樞密
使孔德甫上言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因出知隨
州謝表云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
時人莫不多其言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游之
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

以忘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
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
銜之

子瞻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
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
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
對鏡覓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元明以晉晉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瞞以
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
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
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佳民類林卷之二

終

程